

國父思想與中國文化

蔣復璁

總統在「中國魂」裏說：

我們 總理的思想， 總理的道德和 總理的革命主義，完全繼承中國五千年來歷史文化的正統。當時蘇俄代表問 總理：「你革命的哲學基礎的出發點，在什麼地方？你的革命主義由什麼地方發生出來的？」 總理當時告訴他：「我們中國有一個立國的精神，有一個自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數千年歷聖相傳的正統思想，這個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道統，我的革命思想，革命主義，就是從這個道統遺傳下來的。我現在就是要繼承我們中華民族的道統，就是要繼續發揚我們中華民族歷代祖宗遺傳下來的正統精神」。大家由 總理這一段話，就可以明白我們 總理的三民主義的基本精神，就是中國固有歷史文化的結晶，和民族美德的遺傳，亦即是民族的精神，和國家之靈魂所在。

總統繼承 國父，實踐遺教，國父思想與中國文化的關係，了解最深，說的最為透徹，我們管窺蠡測，實在不敢再贊一辭。不過我們同是國民，同是三民主義的信徒， 國父思想與中國文化，都是我們應當研究及有奉行的義務，所以敢貢一得之愚，以備參考。

遵照 國父的訓示，我們數千年歷聖相傳的正統思想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道統。道統是傳道的統緒，是中國正統思想傳授的系統。

孟子盡心說：

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；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，若湯則聞而知之。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；若伊尹、萊朱則見而知之，若文王則聞而知之。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，若太公望、散宜生則見而知之，若孔子則聞而知之。

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；去聖人之世，若此其未遠也，近聖人之居，若此其甚也；然而無有乎爾，則亦無有爾」。

這是堯、舜以迄孔子傳道的系統，孔子以迄孟子，相距百有餘歲，孔子的故鄉與孟子的生邑本是接壤，「然則而今猶云無有聞而知之者，則時代逾遠，愈難聞知，亦將終無聞而知之者矣」。許多人以為是孟子的反話，實則孔、孟相較，實有不同。孟子以為他與孔子時間及空間相距甚近，而不得其傳，也是實話。因為堯所以為道統的創始者，據孔子對堯的稱頌。

論語泰伯說：

子曰：「大哉，堯之為君也。巍巍乎，唯天為大，唯堯則之。蕩蕩乎，民無能名焉，巍巍乎，其有成功也，煥乎其有文章」。

堯法天為大，無法狀天，事業成功，德不可名，總之，只有一個字，就是大，就是偉大。孔子也是如此。

中庸說：

仲尼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上律天時，下襲水土。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，無不覆幬；譬如四時之錯行，如日月之代明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，道並行而不相悖，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，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。

孔子效法堯、舜、文、武的則取於天地之道，同樣如天地之大，也只有一個字，就是大，就是偉大。堯與孔子，都是法天為大，舜、禹、文、武、周公也都是如此，所以繼承道統的應當是天人合一的大人。

易乾卦文言說：

夫大人者，與天地合其德，與日月合其明，與鬼神合其吉凶，先天而天不違，後天而奉天時。天且不違，而況於人乎？而況於鬼神乎。

大人是有德有位的聖人，孔子有德無位，然作春秋以行天子之事，稱為素王，而萬世師表，尊無與並。司馬遷於孔子世家說：「天下君王，至于賢人衆矣，當時則榮，沒則已焉。孔子布衣傳十餘世，學者宗之，自天子王侯，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，可謂至聖矣」。孔子定是非於萬世，能不稱之為大人嗎？孟子已非其比，宋儒乃不自量而有所謂道學，昌言道統。

宋史道學三，朱熹傳說：

黃幹曰：「道之正統，待人而傳，自周以來，任傳道之責者，不過數人，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二人而止耳。由孔子而後、曾子、子思繼其微，至孟子而著始。由孟子而後，周、程、張子繼其絕，至熹而始著」。

史記立儒林傳以位置經生，班范諸書，仍其成法，至宋而有道學，撰宋史者，於是在儒林傳外，另立道學傳以尊之，如：周敦頤、程顥、程頤、張載、邵雍、朱熹、張栻及程朱門人，皆入之道學傳。以謂「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，顛錯於秦史，支離漢儒，幽沉於魏晉六朝者，至是皆煥然而大明，秩然而各得其所」道學即是道統之學，周程張邵及朱熹皆繼承道統的法乳，其實宋代的道學都本於圖書，圖書出于陳搏，陳搏是華山的道士，搜采道書，得九宮諸術，倡先天後天之說，這是道家之學，與儒學無與。宋五子都出入佛老，不是心學，就是道學，豈能竊于道統。如果要說是正統思想的道統，則人必有德有位，學必有源有本，有歷代傳授的心法，有一整個的方案。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，孔子之後，類多如史記所說：「當時則榮，沒則已焉」，其有德有位者，只有 國父，繼之者就是 總統，功德及民，垂之萬世。

國父思想「是淵源於中國固有的政治與倫理哲學之正統思想，而同時參酌中國的國情以擷取歐美社會科學和政治制度之精華，再加以自己所獨見創造的許多真理所融鑄之整個的完美的思想體系。一方面是崇高博大的學問，一方面又是切實可行的方案」。這是 總統對 國父思想最正確的介紹。

國父思想淵源於中國文化的正統思想，最重要是道統相承的心法，就是一個「中」字，也可以稱作中和性，也可以叫作中庸之道。

中庸說：

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。和也者，天下之達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

程子說：

不偏之謂中，不易之謂庸。中也者，天下之正道；庸者，天下之定理。

中和與中庸，重點都在一個「中」字。我中華民族的中心思想就是「中」，凡持極端主義的，在中國沒有不失敗的。中華

民族從四千年前的唐堯起，以迄今日，經 國父而 總統，所奉行的都是數千年中華道統相傳的心法——中。

論語堯曰說：

堯曰：「咨，爾舜，天之曆數在爾躬，允執其中。四海困窮，天祿永終！」

這是堯傳位於舜之辭，嗟歎曆數，天命及爾之身，須要存心信實，守定中道，撫養百姓。否則四海困窮，帝位不保而永遠止絕。舜遵堯之教而執中，所以中庸說：「舜好問而好察邇言，隱惡而揚善，執其兩端，用其中於民」。邇言是淺近之言，舜不師心自用，他好問人，又好淺近之言，隱其惡而揚其善。如皆善者，則執其兩端，量度以取中，足見舜擇善之審，重在執中。

論語堯曰說：「舜亦以命禹」。舜晚年傳位以禹，也將堯命執中的話，告之夏禹。禹的執中是怎樣呢？

論語泰伯說：

子曰：「禹，吾無閒然矣！非飲食，而致孝乎鬼神；惡衣服，而致美乎黻冕；卑宮室，而盡力乎溝洫。禹，吾無閒然矣！」

孔子於禹，認為無可非議。他自奉飲食非常菲薄，到祭祀鬼神時，則定要豐盛，盡他的孝心。自穿衣服甚為粗惡，到祭祀時，所用的黻冕，則定要華美，以見他的誠敬。所居宮室甚為卑陋，但是民間田邊的溝洫，卻要盡力開通，不惜工費，以備水旱。禹，真是沒有可批評的了。如果禹因個人儉約，而祭品菲薄，禮服簡陋，田間工事簡率，那就是不及。又如果是因祭品，禮服及田間工事的完備，而對於個人的生活，也崇尚奢侈，便是太過。禹沒有不及與太過，這便是執中之道。

湯的事跡，可考的甚少，但是孟子離婁下說：「湯執中」。這與堯、舜、禹一樣，同守中庸之道。

文王及武王雖沒有明確地表示遵守執中之道，但是禮記雜記說：「張而不弛，文武不能也。弛而不張，文武弗為也。一張一弛，文武之道也」。從這裏使我們知道，文、武不肯令張而不弛的太過，也不肯令弛而不張的不及，一張一弛，就是中庸之道。

孔子是最主張執中的，他在中庸說：

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，知者過之，愚者不及矣。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，賢者過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道的不行與不明，孔子認爲都是過與不及之過，足見孔子是最守中庸之道的。

論語先進說：

子貢問：「師與商也孰賢？」子曰：「師也過，商也不及」。曰：「然則師愈與？」子曰：「過猶不及」。過與不及，都是孔子所不取，因爲他是中庸之道。

論語雍也說：

子曰：「質勝文則野；文勝質則史；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」

孔子以謂，禮要得中，有質有文，不可偏重，也是執中的道理。

論語里仁說：

子曰：「君子之於天下也，無適也，無莫也，義之與比」。

孔子以謂，君子於天下事，並無成見，既不專主，亦非不肯，一有偏心，就不是中庸之道，只依著義上做去。

論語微子說：

我則異於是，無可無不可。

孔子以謂與上文七人不同，無可無不可，即不專主一面，是求可否中的中庸。

論語述而說：

子溫而厲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

這是孔子的中庸態度。因爲孔子秉歷聖心傳的執中之道，於是中華文化是中和性的文化，從不偏向一方面的。

國父繼承道統，他創立的三民主義，也是以中庸之道爲標準的。例如民族主義是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的折中。民權主義是人民的政權與政府的治權之折中。民生主義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折中。在文化方面，國父一方面主張恢復固有的道德與

智能，一方面主張學外國之所長，這是國粹與西化的折中。又如在政制方面，國父主張中央與地方的均權，凡事務有全國一致的性質的，劃歸中央，有因地制宜的性質的，劃歸地方，這是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折中。國父創立五權憲法，將外國所主張的三權分立的憲法，就是立法、行政、司法三權的劃分，加上中國特有的兩權，即考試與監察兩權。國父將權與能劃分清楚，政府應當萬能，所以把立法、行政、司法、考試、監察五個治權都交給政府，要他負起責任，人民應當有權，所以把選舉、罷免、創制、複決的四種政權，由人民行使，即可駕馭政府。這就是人民與政府兩方權力的折中。因此可以曉得國父的思想與一切設施都是確是用，吾國道統相傳的心法——中庸之道，把中西文化融會貫通，作成一個福國利民的方案——三民主義。這個方案是完整的，不是枝枝節節的，其基本思想是根據儒家自孔子起都以仁為最高的理想，脫胎於大學及禮運的大同章，求仁實現的理想國。

這就是中華文化數千年相傳的道統，由一有德有位的大人，秉着「允執其中」的心法，造成一個「民吾同胞，物吾相與」，求仁實現的方案。因此吾們的國父確是繼承中華文化的道統，創造了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，吾們的總統繼承國父的道統，完成了這個工作。